文脉赓续丽泽长

——杨颐与高州丽泽中学

杨广青

粤岭巍巍,鉴水汤汤,宝光塔影阅尽四百载风雨春秋。在高州宝光街道宝多路之上,一片红砖构筑的现代化楼宇次第铺展,草木欣欣,书声琅琅,这便是今日之高州丽泽中学。不少人知晓这里原是高州市第八中学,却未必懂得,校名之中藏着一段一百三十余载的绵长文脉,牵系着清代粤西名臣杨颐兴学助桑梓的拳拳初心。

时光回溯至清光绪十四年,公元1888年。彼时杨颐已是朝廷正二品大员,官至兵部左侍郎兼署工部右侍郎,翰林出身,主修史志,堪称清代粤西仕宦中位望最高之人。身居京华,他始终心念故土高州。眼见乡中文教凋敝,便邀约本地贤达士绅,募资筹划,创立"丽泽书院"。

"丽泽"二字,典出《周易》:"丽泽兑,君子以朋友讲习。"两泽相依,浸润相通,喻学子彼此切磋学问、砥砺德行。杨颐以此定名,期许院中后生如流水相济,互学互勉,修身守正。杨颐一生刚直不阿、清廉自持,主持纂修《高州府志》《茂名县志》,为粤西留存大量珍贵乡土文献;而捐资创设丽泽书院,则是他赠予家乡一份厚重馈赠——不为一时功名喧嚣,只求文脉薪火相传,让寒门子弟有栖身读书之所,令崇文之风深植高凉大地。

岁月流转,世事沧桑。昔日丽泽书院几经沿革,后来成为高州市第八中学。旧校门的石阶,印着一届届学子往来履痕;老操场的榕荫,听过无数清晨诵读之声。一代代师长于此耕耘杏坛,一批批少年学子自这里启程,求学问道,奔赴山海。旧园的阶梯、花木,老照片里含笑的师者,皆是这幅教育长卷里温暖的注脚。

时代浪潮奔涌向前,高州教育再启新章。"丽泽中学"迁建工程破土动工,夯土筑基,崭新楼宇次第拔起。红墙映长空,翠瓦衬晴光。综合楼、教学楼、宿舍楼错落有致;宽阔校道、茵茵绿地,现代化校园蓝图从图纸化为实景。

2026年9月,原高州市第八中学迁建新校区,正式复名丽泽中学,迎来首批师生。学校为初高中完全中学,一期投用新增约3000个高中学位,二期工程同步推进,是高州优化鉴江两岸教育布局的重点民生项目。

这绝非简单更名,而是一场庄重的文脉归宗,是今人对杨颐等先贤兴教初心的回望与致敬。

一所学校的拔节生长,亦是一座城市教育布局的延伸。它与高州八中一众民生校园相辅相成,优化鉴江两岸教育资源布局,让崇文重教的种子,播撒向更远的地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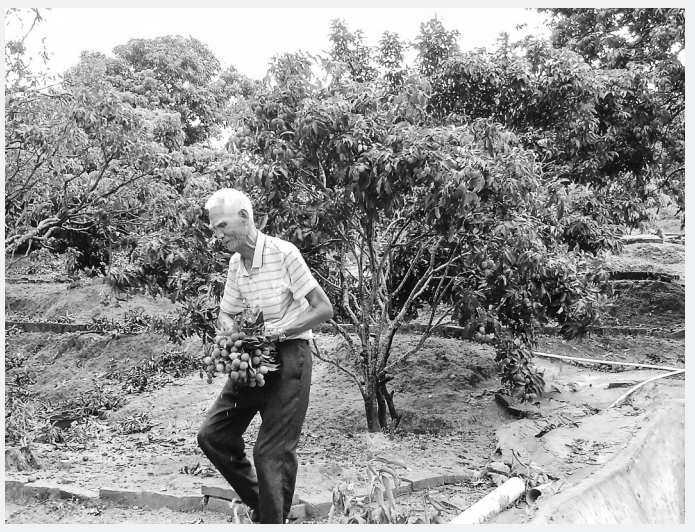
当年杨颐创办丽泽书院,以清俭向学为训,兴文教而育人才,意在引导乡人知礼明义、学有所成,而非培植追名逐利之辈。这份精神,在丽泽校园绵延不息。校内"好心楼"匾额,承冼夫人好心文化,与杨颐清廉兴学的古意遥相呼应;课堂之上传道授业,运动场中少年驰骋,林荫之下师生促膝闲谈。百年前先贤向往的讲习相长、德业双修,正在崭新校园里日日上演。

古之丽泽,一院藏初心;今之丽泽,一校育芳华。鉴江长流,文脉不息。杨颐当年播下的文教种子,历经百余年风雨,终在这片宝光沃土之上枝繁叶茂。丽泽之名重启,既是回望来路,更是奔赴远方。愿此间少年,承先贤清风,沐丽泽书香,以学为舟,不负故土,不负这绵延百年的殷殷期许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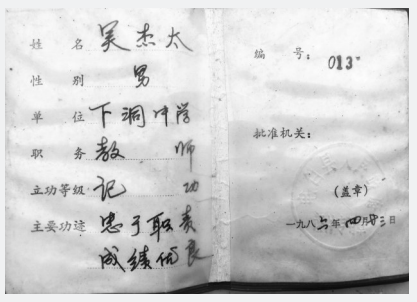
一脉书声接古堂,
鉴江如带绕黉墙。
先贤遗泽今重续,
育得英才满粤乡。

我的老师吴杰太

崔耀奇







蝉鸣荔红时节,电话那头,吴杰太老师声音洪亮:"奇哥,回来摘荔枝啊!"我眼前便浮起一树黄红相间的小灯盏,和一位站在果园里笑呵呵的老人。

吴杰太是我高中数学老师兼班主任。我与他,亦师亦友。这些年我渐渐觉得,老师这一生像一道特别的算式——不写在黑板上,而写在大地上,写在人心里。

退休后精彩生活

1992年,吴老师在教师岗位上退休。退休时工资三百多元,如今涨了几十倍。当年因工作付出过度,每晚12点以后才休息,在医生强烈建议下,他被迫提前退休。

退休,于他不是退场。

他家旁边有个小果园,有几亩吧,种龙眼、荔枝、黄皮等优质水果,以优质、珍稀荔枝为主。荔枝这块全部改种白糖罂,还有水晶梨、凤鸡头等珍稀新品。水果品种有特色,卖完荔枝卖龙眼,一年二三万没问题。一条大龙眼树,龙眼可以卖2000元。他把果园叫作"无烟工厂",早餐煮点麦片粥,吃过后到果园走走。

人家玩打麻将,他玩乐器。退休后,他自学扬琴,自己琢磨发音和弹奏技巧,还组建了乐器伴奏队。玩乐器、唱粤曲,哪里办喜事就带队去弹琴唱曲。电视台采访他,他捧出一篮子自己种的番茄、番薯,说:"自己种出来的健康卫生,这是绿色蔬菜。"他还承包了一个荔枝园,买很多书籍学习荔枝龙眼种植技术,走走果园,适当锻炼劳动。

老师天性爽朗,笑谈人生,说韩信不急流勇退,玩完;张良功成即退,保全身。他提前退了,却把日子过得比许多在职的人还热闹。果园、乐器、菜地、粤曲,样样有声有色。

乡村振兴热心人

1999年不教书后,群众联名要选吴老师任村支书。因是国家工作人员不符合规定,作罢。村书记当不了,村民退其次,一致选他当村长。这一当,就是二十多年。

当村长后,他主动到挂钩帮扶该村的茂名宣传部协调请求。宣传部帮忙筹集资金,疏通从浮山脚到村前河道,铺通水泥路。工程完工剪彩,开现场会,报纸及电视台争相采访,要他说点什么。他说不会说什么,只好当场吟诗一首助兴。时间久了,具体内容不记得了,但那条路还在,乡亲们记得。

村民说:"有什么事情通知他,都会去解决问题。""他的工作群众都支持,大家都信任他。"邻里之间闹点小纠纷,谁家出现点什么困难,他总是挺身而出。退休不退岗,身退心不退,说的就是他。

他还回乡创办起点高、上档次的灯芯塘小学,解决霞洞最偏远的浮山岭腰山村孩子就读难问题。学校建起来了,山里的孩子读书近了,他的心也安了。

他不太会说,但会做。做村长,做修路人,做办学人,做的都是乡村振兴最实在的事。

当年教坛闻名遐迩

吴老师教数学,最信数字。

他原先在电白县第三中学教高中数学,后到霞洞中学教初中数学。吴老师1987年受命创办浮山中学,当校长并继续任教数学。1989年,初二分到10个名额参加全县竞赛,考上6个,一等奖1个。教学成绩引起教育界关注,局长还私访了当时的浮山中学。

全县校长评先进,别的校长长篇大论,他只说一句:"无罪过。"局长当场补充:"他的数字已说明一切。"

初三第一届,14个学生考上师范中专。那时师范中专生国家安排工作,这是一间镇办初中的辉煌岁月。退休后,他又回到霞洞中学。1993年任教的两个班数学,有20人考上师范及中专,两个数学满分。他一直干到1997、1998年。退休返聘霞洞中学期间,给多少报酬任由人家,一般每月二百多元。

可数字背后,是每晚12点以后才休息。在医生强烈建议下,他才被迫提前退休。一张泛黄的立功证书上写着"记功",主要功迹栏里是"忠于职守,成绩优良"。证书不会说话,数字也不会说话,但学生记得,家长记得,一方乡土记得。

当年名震一方的名师,名不虚传。

年年喊我回去摘荔枝

每年荔枝红时,老师的电话就来了:"回来摘荔枝啊!"

老师改造好的小果园就在新居旁。他跑上跑下,尽挑最好的品种让我们采摘、品尝。白糖罂、水晶梨、凤鸡头、妃子笑,硕果累累挂满枝头。老师新居被果树环绕,果园不是很大,但他总让我们品尝尽兴,还要每人带一大袋回去。

他总说:"我的荔枝主要让大家过来摘果尝玩的,不考虑卖。"要知道,当时一棵水晶梨可以卖二千元,单价差不多20元一斤,其他品种也价钱不菲。可老师从不考虑这些,只要我们过去,他就满心欢喜。

记得当年到浮山中学探访老师。每次过去,老师一定要留我吃饭。有一次,还叫水运老师去买回大阉鸡加菜,香喷喷的白切鸡,还有霞洞豆饼、粉皮,那些美味,一直存留在时光记忆深处。

老师曾为愚生题诗:"贤生才智高于天,为民效忠力尽献。情谊占魁深如海,世代兴昌在人先。"诗里有情谊,有期许,也有他一辈子的信条。

那些时光照片,荔枝压弯枝头;老师站在树旁,笑容可掬。荔枝年年红,老师喊我回去摘荔枝的声音,也年年亮堂。

农场纪事

我们的农场:加钗

一平

农场得名于附近的加钗村。该村位于海榆公路大约143公里处,加钗河在其附近从公路下方穿过,河上的公路桥在当地算是比较长的桥。我读中学时常从那座桥上走过,记得桥身上还刻着人名,听说那是建桥时牺牲的解放军战士。

加钗村的历史悠久。黎族在古代部落社会是以峒为单位的,那时候就有加钗峒。"加钗"是黎语音译,在黎语中是大树的意思。估计是最初音译时摆了个乌龙,把"钗"读成了"叉",给后人造成了不少麻烦。按照辞源、词典,"钗"只有一个读音"chai",可是本地人全部读成"叉"。我记得读初二时,教英语的潘老师是一位潮汕知青,她用英文拼写"加钗"时就写成"Jiachai",结果学生们群起而攻之,说她写的不对,弄得她哭笑不得。1977年底国家正式公布新的汉字简化方案后,许多人把"加钗"写成了"加叉",这才解决了读音问题。可是到了八十年代,国家又废除了那个汉字简化方案,大家还是写"加钗"。

小时候我觉得"加钗"二字土得掉渣,后来理解了"钗"的含义,读《红楼梦》知道了"金陵十二钗",那都是如花似玉、冰雪聪明的美女,才明白"加钗"二字的美好含义。钗是妇女的头饰,可引申为美女,"加钗"的字面意思,就是把金钗、银钗戴在头上,就如"加冕"是把皇冠戴在头上一样,谁说不是美好的意思呢?有个给人起名的网站甚至还说,"加钗"名字寓意浪漫、迷人、想象力丰富,也寓意天赋权威,聪明有悟性,事业成功显著,财源丰盛。

据考证,元明清至民国初期加钗属定安县,到民国24年(1935年)改为白沙县第二区加钗乡,1948年划归琼中县第二区(营根),叫加营乡。与"加钗"相比,加钗下辖的几个自然村名字才是真的土。比如"卖刀村",原名好好的"美东村",后因有汉人铁匠打刀售卖而改村名为"卖刀村"。又如"什章阶村",虽是按黎音直译,但读起来那是真拗口。

七十年代我读中学时每天路过卖刀村,见到村民们住在那用牛粪糊在竹篱上建起的房子里,坑坑洼洼的泥路上遗留着各种动物的粪便,可以说居住条件非常恶劣。当时所有黎族同胞的生活都跟这差不多,太艰难了。改革开放后,他们的生活有了改善,但真正改善的是最近这十几年。随着扶贫工作的开展,黎村到处都修通了水泥路,村民们都住上了水泥砖头房子,厕所革命更是大大改善了卫生环境,种槟榔种黎药也让村民走上致富路,过上了好日子。

相比之下,农场的境况就不太好了。2005年海南省农垦总局成立了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,加钗农场也相应成立加钗分公司,与橡胶生产有直接关系的单位、人员都划入加钗分公司,按国营企业运作,其余的划入加钗社区。由于橡胶市场开放,橡胶公司面临着国际竞争的压力,所以被便宜的进口橡胶制品打压得喘不过气来。至于加钗社区,那是营根镇辖下的一个村级单位,留守社区的干部们也许心理有落差,但是干部职工的工资以及所有退休人员的养老金都有了保障,这才是最大的实惠。

真正让人感觉农场破败的是生产连队。胶工的收入不高不低,只是连队的环境确实不好,许多人还住在七八十年代的平房里,对比周边黎村的变化,这荒凉景象令人唏嘘。不过近年来情况有了好转,许多农场职工通过种槟榔也走上了致富路。我的一个在连队扎根的小学同学,近年竟成了千万富翁。他们有的在县城买了房,有的则在连队建起了楼房。

所谓"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",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。

只因老师那一句表扬

陈冲

记得,读小学三年级,第一次上作文课,内容是看图写一段话。老师叫同学们先看图,接着他讲一遍,然后叫同学们把看图所得写一段话。

简单得很!同学们开始写了。教室里静得只有同学们沙沙的写字声。老师在课桌行间巡回。最后,老师走上讲坛,微笑着说:"刚才,我在下面看了一遍同学们写的作文。发现陈冲同学写得不错。"

就是这么一句平平常常的表扬,或者只是不经意的一提,却使我记了一辈子,鼓舞了我一辈子。我表现一般,甚至有点吊儿啷当的样子,属于那种调皮仔之类,从来没有受过老师的表扬。那天第一次受了表扬,顿时使我受宠若惊。现在,年逾古稀了,但当年老师的那一句表扬,还深深地烙在我的脑海里。

表扬我的老师,叫吴海。是刚从附近农村出来的一名代课老师,年纪二十挂零,和蔼可亲,说话时总带微笑。我们尊敬他、爱戴他、亲近他,亲昵地叫他"阿海老师"。

读到四年级,换了另一名语文老师。公社举行作文竞赛,我和班中另一名女同学参赛。放榜了,我竟荣居榜首!想不到,真真想不到,一个村小学,放在全公社众多的小学中,微不足道的一所小校。再说,我一个调皮仔,偶尔还违反点小纪律,有时还被老师批评几句,现在却是"金榜题名"!太不敢想象了。原因何在?左想右想,觉得是因了阿海老师当初那一句表扬。

初小毕业后,我考进了公社的重点高小杨梅中心小学。

次年六一国际儿童节,公社继续举行作文竞赛。在新的学校里,我又被语文老师推荐参赛。这次,又获得了第一名!要是放在现在,父母不知道有多高兴了,甚至连村人也为之自豪。但那时,种田的父母,对这根本不当回事,妈妈连个鸡蛋的奖励也没给(儿时生日,母亲给的礼物通常是一个煮熟的鸡蛋),村人更是压根儿不知道。但所在学校,却为我召开了表彰大会,校长苏尧章在会上表扬了我,勉励全体同学向我学习。会上给我发了奖品:两个作业本,一支钢笔。作业本的扉页上,印着两行用蜡笔刻写的蓝色钢板字:陈冲同学参加杨梅公社五年级作文竞赛,荣获第一名。以资奖励。落款是"化州县杨梅公社教育组"。时间是1964年6月1日。

两次作文竞赛拿第一,我觉得还是动力来自当年阿海老师的那句表扬。因为它,使我引起了作文的兴趣。俗话说得好,"兴趣就是老师,兴趣就是天赋"。是的,感兴趣的事,再难也不难,再累也不累,再苦也不苦。整个身心都沉浸在感兴趣的事情中了,日中所想,夜中所梦,都是它,何来苦累?那感兴趣的事情自然便在不知不觉中提高了。确实,无论我到了哪所学校,遇到哪位语文老师,对我的作文都是赞赏有加,指导也是悉心有加。每次对我作文的批改,有眉批、有旁批、有总批。有时,还叫到跟前,面对面批改。对写得好的词句、段落,还在下面用红笔打上圈圈,在旁加上"描写生动、形象"的评语。每周作文讲评,老师总把我的作文在班上表扬一番,然后朗读一遍。每每这时,老师投来的是赞许的目光,同学们投来的是羡慕的目光。

根据"就近入学原则",我被推荐上了附近的杨梅高中。高中时,语文老师陈发亮对我的作文,同样是赞赏有加。每次作文,给我打的分总是全级最高的,引得一些同学在私下议论"发亮老师偏心"。这话传到了发亮老师的耳里,发亮老师在课堂上列举了我作文中的诸多优点,这才使那些说偏心的同学心悦诚服。

高中毕业,大学停止招生。我报名应征入伍,并顺利进入军营。因为喜欢写作,在部队同样派上用场。所在卫生队团支部每周出一期壁报,团支部书记把这项任务交给我。编辑、撰稿、誊抄于一身,我忙得不亦乐乎。因为壁报所写的对象都是本单位的好人好事,大家读后倍感亲切,深得单位医生、卫生员、病号喜欢。

复员回乡,耕作之余,还是热衷写作,痴心不改。回乡一年,在当地的《湛江日报》《南方日报》发表了多篇散文、评论、通讯。家乡的小学校长王大华看到了,对我很是看重,破格聘任我当了小学的民办老师。因为喜欢写作,在执教之余,几年时间在省内外报刊上发了不少的评论、散文、小说、通讯,引起了当地市委宣传部部长的重视,把我调入《化州报社》。从此,工作与志趣相投,更是如虎添翼,通讯特写、散文、小说、评论,更是在省内外的报刊上多点开花,发表的作品约在400多万字,有作品集《心窗流韵》出版发行,并加入了广东省作家协会。

如果说,这在写作上也算一点小成绩,那么,我要特别感谢当年阿海老师那一句表扬,当然,还有教过我语文的多位老师。